

和 灵

香雪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香 雪 海

柯 灵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蒋九霄

封面设计：杨德鸿

尾 花：钱晓敏

香 雪 海

柯 灵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8.625 插页 5 平 1 字放 180,000

1980年2月第1版 198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内精装500册)

书号：10078·3129 定价：精 1.30 元
平 0.73 元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白居易

序 一

来到洞庭西山，转瞬三个月多了。初来时霜橘正丹，现在早开的寒梅已经着花。小年夜那天，一位好心的赤脚医生给我打完了针，说：“老先生，你太辛苦了，好休息两天了！”农民终年栉风沐雨，胼手胝足，是根本没有休沐日的，我这点轻松的案头劳作，算得了什么！春节那一天，到村子里走走，泥泞的小街上喜气洋洋，农民们穿红着绿，焕然一新，远处还有零星的爆竹声在空中发出钝响。想到今年是建国三十周年，又是我党工作重点向现代化建设转移的历史时刻，决心在春节期间，把二十年来所写各种形式的短文梳根排比，编成一集，并给它一个表示迎春的书名，叫做《香雪海》。不久以前，我给电影剧本《秋瑾传》写了代序《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算是给多年蒙冤受屈的《赛金花》说几句平直的话，清样也已经校完，可望不久能和读者相见。春节前夜，又编定了关于电影论文的结集《电影文学丛谈》。文化大革命前，我原来编过一本电影剧作选，并已交给出版社，运动中不翼而飞，现在想抽空重新编起来。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变动，那

么我今年就有四本小书向祖国三十大庆献礼了。这些作品，大都是从箱笥中荟集的，寒伧自属难免。但毕竟是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写出来的，也算是一种劳动成果，和江青“呕心沥血”的剽窃泾渭异途。林彪、“四人帮”曾把我所写的舞台剧和电影剧本都钦定为“大毒草”，所有的书都是“黑文集”，痛快淋漓的扫荡，真到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的地步。现在我决定把这四本小书逐一打发出门，让它们去经风雨，见世面，香花毒草，青红皂白，由广大读者去评定吧。

收在这里的文字，第一篇《时间》，系应《人民日报》征文而作的“十年颂歌”，写于一九五九年秋；末一篇《团圆》，是为了表达我对台湾回归大陆，实现祖国统一的热望，写于今年除夕前三天。^①这一首一尾，前后整整经历了二十年。我把一九五九——一九六二这三年间所写的，和一九七七——一九七九这一年多所写的，分为上下两辑。横贯在这两者间的大段罅隙，就是天旋地转的文化大革命。这一次政治大地震，如果把预震和余震都算上，时间决不止十年。这些宝贵的年月，象我这一类人，都被迫用于卜昼卜夜地写所谓“交代”与“检查”，此外就一字无成。“四人帮”大言不惭，宣称什么从《国际歌》到“革命样板戏”之间，是无产阶级文化的一页空白，证明这些人的无耻与反动，同样的无与伦比。但林彪、“四人帮”用文化革命的名义摧残革命文化，制造了可怕的文化真空，却是确定不移的事，我这小小的文集就是一个老大的证据。我

^① 后又增补了两篇。

很惭愧自己的浅陋和迟钝，三十年的笔耕墨耘，收获寥寥。但我现在粗略地算了算，象这里所收的同类文字，第一个十年，写了大约十万字左右；第二个十年，不过五万字；自粉碎“四人帮”以来，我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却已写了十二万字。这对多产的作家们来说当然微不足道，但就我个人的写作速度而言，几乎要算是超纪录的了。这个差堪告慰的事实使我感到高兴：我总算把失去的时间夺回来了！

我是在农村里长大的，农村和我有血缘关系。在林彪、“四人帮”朱紫当朝的年代，我曾在农村里度过歌哭俱非的三年。幸而这种年月已经如逝水东流，永不回来了。我现在愉快地生活在农民中间，农民的淳朴和勤劳深深地教育、感染、鼓舞着我。村子里的孩子们亲切地叫我“公公”，我自己却常常沉醉在童年的旧梦中。居停主人夫妇对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使我能够在这安静幽美的环境里，最大限度地利用我有限的余年。这一切都使我感到温暖，并从而汲取力量。在我来西山的途中，船经太湖，一位年轻的轮机工和我闲谈，听说我还计划写长篇小说，用惊叹号式的短句重复了三遍：“你来不及了！”我很欣赏他的亢爽和直言不讳，我将把它当作暮鼓晨钟，督促自己加紧工作。不过我本人却比他乐观得多。过了春节，我虽然已经七十晋一，却还想争取再活二十年，亲眼看到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年初三下了一场雪，我按照日常散步的习惯，打着伞到村里走了一圈。村里漫山遍野的梅林，满树含苞，不久梅花盛开，那将是一片真正的香雪海。而这又正是万象回

春的先兆。山上还有大片的桃林，屋前屋后、场沿路畔，又随处栽着泡桐。不少农民告诉我说：“到春三月边，山上才好看呢！”我抱着满怀欣悦，等待春天的降临。

柯 灵

一九七九年一月三十日，于洞庭西山

序 二

在洞庭西山编好《香雪海》，还在春节期间，现在看到校样，时序已交立秋，真是流光如驶。穷汉的钱袋，老人的光阴，未曾身历其境者，是很难理解这种心情的。

时间也真是神奇的东西，它哺育万物，也摧毁万物。只有灿灿如金的真理，经过它的磨洗，弥久而愈明。而人们也总要在它的反复检验下，才有希望逐步看到真理的庐山真面目。

这个集子里的第一篇文章《时间》，就遇到了时间的严峻考验。这篇文章是为纪念建国十年而写的，那恰好是个不断向“左”转，不断“反右倾”的年代，而我对那个年代却作了热烈的讴歌。我歌颂大跃进是给我们添了翅膀，挟惊雷闪电，飘举云飞，“带着人们轰轰烈烈前进。”而实际刮的是十二级“浮夸风”和“共产风”，刮得人们昏昏然，象苍蝇在玻璃窗上瞎撞，误认为找到了光明。我断言大跃进触怒了帝国主义，未免是主观臆测，想当然耳。因为资产阶级比我们懂得生意经路、经济规律，他们毋宁是站在一边看笑话，把大炼钢铁幽默地称为“后院炼钢”，就透露了此中消息。我还真诚地赞美苏联那时刚刚上天的第二宇宙火箭，誉为“我们的榜样”。宇宙火箭是现代

化的科学成果，本身是值得赞美的，但我完全没有预见到霸权主义的军备竞赛正在露头。这一类明日黄花如何处理？我的办法是原样保留，不加粉饰。因为我们确曾有过那样的时代，我也确曾有过那样的情绪和观点。这样也就留着一些历史的侧影。

近来文艺界正在闹什么“歌德”与“缺德”的问题，不由得想起一些前尘影事。四十年代初期，延安文艺界有人倡言“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暴露。”那时是什么形势呢？党还处在被压迫地位，环境险恶，外则强敌入寇，内则顽军压境，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共高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批驳了那种缺乏常识的片面观点，提出正确解决歌颂和暴露的问题，是非常必要，非常及时的。但就在彼时彼地，毛主席也未尝说“从来文艺的任务就在于歌颂，”未尝说革命政党与革命人民的缺点错误不可以批评。如果老虎屁股摸不得，那还算得上什么革命政党和革命人民呢！批评就要揭露，暴露与揭露的微妙界限又如何截然划分？把文艺的作用囿于歌颂，或囿于暴露，那岂不是半斤八两！解放后十七年间，人们不顾历史条件的变化，形而上学地对待这个问题，把歌颂与暴露都当作铁板一块，我看这实际是“报喜不报忧”的祖传章法在作怪。袁世凯称帝，天下骚然，纷纷揭竿而起。他的亲信们为了讨主子欢喜，却每天假造一份报纸，进呈御览，那上面当然是四海升平，一片“天皇圣明”之声。但是没有用，袁世凯只过了八十三天的皇帝瘾。“四人帮”比袁世凯的策士们高明，他们把全部舆论工具抓在手里，国民经济已经被他们搞到了崩溃边缘，报刊上却天天宣扬“形势大好”，“超过历史最高水平”，把真相瞒得铁桶相似。可是怎么瞒得住呢？

他们早已弄得民怨沸腾，道路以目，无情的时间在冷冷地等待他们垮台。我略一回顾，自己在解放后写的许多东西，风行草偃，大概可以算是个够格的“歌德派”，《时间》即是一例。现在冷静地分析一下，它们究竟起了什么作用？扪心自问，汗颜而已。倒是有些东西，如《给人物以生命》，曾被横眉竖眼的“造反派”指为“修正主义典型论”，罪大恶极，批得体无完肤的，现在看看，也许愚者千虑，不无一得。——不管说得对不对，毕竟探索了一些问题。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以实事求是为生命线。如果一个国家的执政党，爱的只是吹牛拍马，而且确有什么经不起暴露的弱点，那可真是不独可忧，而且可悲了。事实不然，揭批林彪、“四人帮”，不是一次异乎寻常的大暴露吗？结果如何呢？不但我们的党、国家和人民得救了，党中央也大得人心。明辨深思，敢说敢做，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切唯党和人民利益为依归，这才是真正的歌德派！

花费了三十年黄金岁月，学费不可谓不大，经验不可谓不多。过去一些积非成是、反是为非、混沌乾坤的现象，应该澄清了。一年以来，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是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把一切事物放在实践这个天平上秤一秤，是非功过，也就大白于天下。例如解放思想、发扬民主的命题带来了生机蓬勃的气象，就是显著的成果之一。在此以前，这种局面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历来有一条无形而又严厉的戒律，就是绝口不谈民主。人们谈虎色变，以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侈谈民主，乃是绝大的政治错误。到了林彪、“四人帮”袍笏登台，就利用这种噤若寒蝉的政治局面，轻而易举地篡党夺权，实行暗无天日的封建法西斯统治。张志新烈士斗争经历的披露，就进一步揭开了一层阴暗的帷幕。希特勒的纳粹德国，还玩弄一套骗人

的法律把戏；蒋介石对政治犯从不公开审讯，枪决大都是秘密执行的，但他还无法禁止牺牲者临刑时高呼革命口号；而“四人帮”却在张志新烈士就义前割断了她的喉管，剥夺了她最后呼号的权利。这种骇人听闻的事实，不但表明了“四人帮”无可比拟的野蛮与残酷，也清楚地暴露出他们绝端的虚弱与懦怯。——暴露与否，有时并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反动派是怕听革命言论、革命口号的，因为这对他们是性命交关的事；但革命者却决不应该害怕反动言论、反动口号，因为真理和正义在自己这一边。“四人帮”这种史无前例的黑暗现象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性和迫切性，完全应当和人类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空气阳光同等看待。现在民主与法制问题已经载入宪法，列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但我们在欢欣鼓舞之余，也不要过分天真，以为从此万事大吉。事实教导我们，宪法与法律之类，都可以成为一纸具文，因为有那么一些人，对解放思想、发扬民主这一类事是不感兴趣的。实践还没有完结，也永远不会完结。可以确信的是，在时间的推移中，真理终将获胜。

所谓“歌德”与“缺德”的争论，从根本上来看，是要不要民主，要不要说真话，要不要对人民负责的问题。文网森严的时代，应该尽快结束了。这并不是志在争取什么“资产阶级自由化”，而是为了社会主义的命脉和繁荣。要实现四个现代化，没有头脑现代化是不行的。

给这么一本小书写上两篇序文，难免有头重脚轻之感。但自以为说的还不算是废话。毕竟如何，也还是让时间的天平去掂斤簸两吧。

柯 灵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四日，于上海。

目 次

序一	(1)
序二	(5)

上 辑

时间	(1)
创作学习笔记	(6)
嫩芽需要滋润	(14)
散文——文学的轻骑队	(18)
遥寄海外观众	(22)
岛	(26)
真实、想象和虚构(艺术概括谈片之一)	(32)
红	(47)
给人物以生命(艺术概括谈片之二)	(51)
“千里共婵娟”	(72)
访问秋瑾的乡亲	(75)
母与女	(79)

下 辑

在历史的激流中	(95)
---------------	--------

跃马横戈五十年	(102)
水流千里归大海	(110)
题材问题一解	(128)
历史老人摊了牌	(135)
阿波罗降临人世	(141)
春节书红	(156)
首先强调什么?	(164)
咏焦裕禄	(168)
小浪花	(178)
感激与祝愿	(185)
春风吹又生	(189)
三十八年前的一张旧报	(192)
怀傅雷	(196)
文苑絮语	(204)
从《秋瑾传》说到《赛金花》	(229)
文艺需要民主	(236)
团圆	(240)
我们曾经生活在泥淖里	(248)
叶圣陶同志的一封信	(255)

时 间

——庆祝建国十周年

几个朋友偶然闲谈，谈到了一个共同的感觉：在解放前，那些焦急地等待天亮的年月里，时间似乎特别慢；解放以后，日子却过得快极了，仿佛一霎眼间，就已经是十年。

古往今来，时间老人迈的永远是同样的步子，但是时间的意义和价值不同，对人的感觉也就不同了，这是事实，而不是幻觉。

在这十年里，我们走了多少路呢？我们的国家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状态走到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我们的人民远远地摆脱了被奴役被剥削的命运，摆脱了饥寒、瘟疫、灾难，摆脱了散漫、愚昧、自私——旧制度所加于人们的一切肉体上和精神上的桎梏，开始以一往无前的气概，创造自己的新生活。……这样的演变过程，按照通常的情况，需要几十年，也许是几个世纪，而我们在十年里面完成了。

在今天，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如果他已经活到六十岁，他的生命里就会有无数沉重和酸辛的记忆。活过几个朝代，受

过各式各样的黑暗统治，经历过连绵不断的战争——世界大战，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燃起的战火，反动的内战，也有人民的起义和革命战争。他看过许多陆离光怪的世态。但是六十生涯，从头细数，已往的半百之年，却只能算是掷于虚牝了，他的生命是从五十一岁开始的。

在这十年里，我们做了很多事，我们的工作很紧张。我们收拾烂摊子、休养生息，在空地上盖厂房，在废墟上造住宅，在戈壁上开油田，在森林里建城市；我们炼钢、造机器、开矿、筑水库、造拖拉机、植林、垦荒、改良土壤；我们扫盲、除七害；我们建筑图书馆、实验室、戏院、电影院，为了安全，我们还不得不造飞机、军舰和大炮……苏联有位八十高龄的老工人，在一次全苏和平拥护者代表大会上发言，说过一句简单明了而又动人肺腑的话：“我们没有功夫打仗！”——是的，我们没有功夫！但我们熟知战争贩子险恶的居心。

在有限的岁月里，我们跑了许多路，做了许多事，这就使人对时间的感觉大大地改变了：它仿佛长了翅膀，带着呼呼的风声，挟着惊雷闪电，带着人们轰轰烈烈前进。

也还有一种心理上的原因。在旧社会，人生是一种痛苦的行旅，国家的前途，个人的理想、事业、爱情，事事如雾里看花，水中捞月，无穷无尽的追求、幻灭、苦闷。那是一池死水般的人生，没有希望，没有出路。而现在，祖国的大地苏醒了，到处充满清新的气息，人们的生活有了明确的目标，而且是如此庄严伟美。沉重的心理负担去掉了，自信心和自豪感产生了，每个人都在自己心里听到了青春的呼声，感到了生命成长的强烈的节奏。

先进的人们不满于这种速度，要求走得更快些。从去年

开始,无数的奇迹先后涌现,许多从来认为办不到的事情都办到了。工业品十倍几十倍地增长,生产指标如万弩齐发,争着向上挺进;庄稼有了史无前例的大丰收。一声“大炼钢铁”,广阔无边的原野上就出现了熊熊的炉火,入夜与满天的繁星争辉。人民公社象神话中的巨人,突然在地面出现。成千成万首的民歌,歌唱着我们辉煌的时代,我们人民的冲天干劲,豪情胜概。

我们把这个叫做大跃进。这是总路线光辉照耀的结果,因为总路线体现了人民的要求,体现了人民的勤奋、睿智、创造性和积极性。

这个跃进触怒了帝国主义者。理由是容易理解的:我们迅速的壮大违反他们的愿望,违反殖民主义的利益。从他们的立场看,最好是我们大跃退——退回到1949年以前去。但这当然是愚蠢的梦想。谁都知道他们过去在中国不光彩的行径。也不过是十年以前,当中国人民刚刚解放的时候,美国就发表过艾奇逊的“白皮书”,毫不掩饰地宣布过他们对新中国的敌意,承认他们从来就是中国人民的死敌。至于英国这个老帝国主义,我们可以把历史更往回翻一点,——也许是巧合吧?正好距今一百年,当英国舰队向我国白河口武力进攻遭到抵抗的时候,英国的《每日电讯报》,曾经激怒地发表过这样的评论:“无论如何应该实行恐怖手段,再不能纵容了!……应该教训华人重视英人,英人高出于华人之上,英人应成为华人底主人翁……。我们至少应该夺取北京,如果采取更勇敢的政策,则应于夺取北京以后永远占领广州。”(转引自马克思《新的对华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论中国》。)

对帝国主义者来说,这当然是“不堪回首”的事。